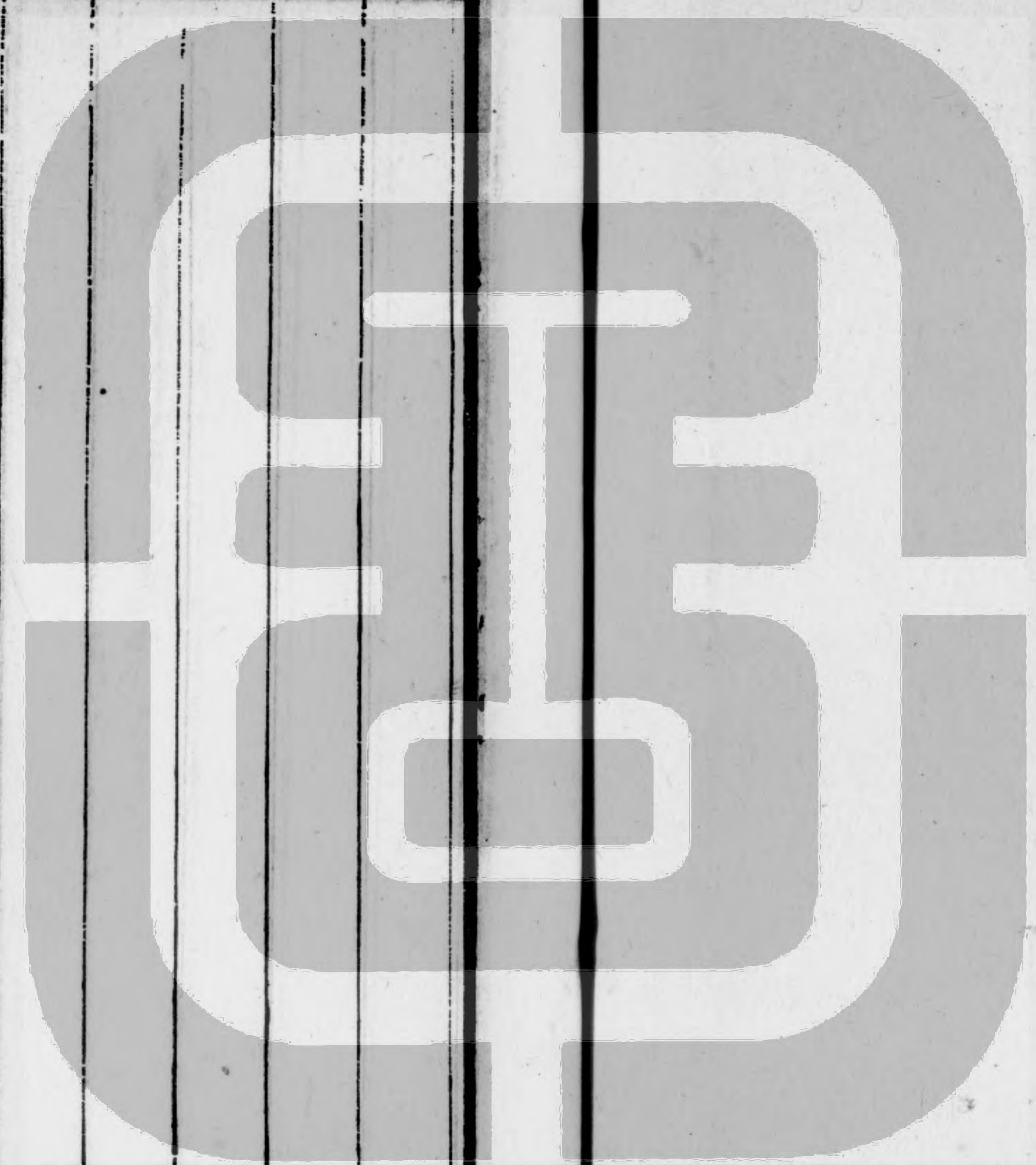


三才圖會

卷

力志官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八十九
炎興下帙八十九

起紹興八年十二月一日癸丑盡其日

吏部員外郎許忻奏論和議不便 有旨引見吏部員外
許忻是時金國使人張通古在館忻具劄子極論和議
不便曰臣愚不肖向者兩蒙召見擢寶文官未知稱塞
日深震懼今茲復降睿旨特令引對仰見陛下于見故
之時欲採千慮一得之說以廣聰明是臣圖報萬分之
秋也苟能見聞倘或緘默非特小臣有愧于心亦非陛
下召見臣之意故敢竭愚而効忠惟陛下幸察臣竊虜
使之來陛下以祖宗陵寢廢祀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梓
宮在遠母后春秋已高久闕晨昏之奉淵聖皇帝與天
枝宗族還歸無期欲屈已以就和遣使報聘茲事體大

三朝士旦會編 卷一百八十一
固已詔侍從臺諫各具以聞矣不知侍從臺諫皆以為可乎為不可乎抑亦可否雜進而陛下未有所擇乎抑亦虜已恭順邀我以難行之禮乎是數者臣所不得而聞也請試別白利害為陛下詳陳之夫金人之入寇也固嘗云講和矣靖康之初約肅王至大河而還已而挾之北行訖無音耗河朔千里焚掠無遺老稚係累而死者億萬彼破威勝隆德等州淵聖嘗降詔書謂金人渝盟必不可守是歲又復深入朝廷制置失宜都城遂陷虜情狡甚懼我百萬之衆必以死爭也止我諸道勤王之師又曰講和矣乃邀淵聖出郊次邀徽宗繼往取追宗族殆無虛日傾竭府庫靡有了遺公卿大臣類皆拘執然後偽立張邦昌而去則是金人所謂講和者果可信乎此已狀之禍陛下所親見今從王倫誅之說誘

致虜人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而陛下遂以屈已從之臣是以不覺涕泗之橫流也彼既以詔諭江南為名而來則是飛尺書以下本朝豈講和之謂哉我躬受之真為臣妾矣陛下方寢苦塊其忍下穹廬之拜乎臣竊料陛下必不忍為也萬一奉其詔令則將變置吾之大臣分部吾之諸將邀求無厭靡有窮極當此之時陛下欲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之則復責我以違令其何以自處乎况犬羊之群既已驚動我陵寢毀我宗廟劫遷我二帝據守我宗廟之地塗炭我祖宗之民而又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鑿輿不還遂至萬國痛心是謂不共戴天之讐彼意我之必復此讐也未嘗頃刻而忘我豈一王倫所能平哉方王倫為此行也雖閭巷之人亦知其可笑于夷狄為國生事今故誘狂虜悖慢如此若猶倚信

其說而不悟誠可慟哭使賈誼復生謂我國有人乎哉
古之夷狄固有不得已而事之以皮幣事之以珠玉事
之以大馬者曷嘗有受其詔諭惟夷狄之欲是從如今
日事我設或色羞忍恥受其詔諭而彼所以許我者不
復如約則徒受莫大之辱貽萬世之譏縱使如約則是
我今日所有土地先拱手而奉夷狄矣祖宗在天之靈
以為如何徽宗皇帝顯肅皇后不共戴天之讐不可復
也豈不痛哉陛下其深思之斷非聖人所能安也自虜
使入境以來內外惶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倘或陛下
終以王倫之說為不妄虜人之詔為可從臣恐不惟墮
夷狄之奸計而意外之虞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此衆所
共曉陛下亦嘗慮及于此乎國家自甲寅丙辰之歲兩
嘗敗夷狄于淮甸雖未能克復中原之地而大江之南

亦足支吾軍聲粗振國勢粗定故虜人因王倫之往復
遣使來嘗試朝廷我若從其欲正墮狂虜計中不從其
欲且厚攜我之金幣而去亦何適而非彼之利哉為今
之計獨有陛下幡然改慮布告中外以收人心謂祖宗
陵寢廢祀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梓宮在遠母后淵聖宗
族未還故遣使迎請莫遂南歸今虜使之來邀朝廷以
必不可從之禮實王倫賣國之罪當行誅責以釋天下
之疑狀後激勵諸將謹捍邊陲無墮狂虜之計進用忠
正斥遠奸邪以振紀綱以修政事務為實効不事虛名
夕慮朝謀圖以興復庶幾乎可矣今虜使雖已就館當
別謀議曲處之宜臣聞萬人所聚必有公言今在廷百
執事之臣與中外一心皆以虜人之詔為不可從公言
如此陛下獨不察乎若夫謂粘罕之已死夷狄內亂契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百八十九 三
丹林牙復立故今虜主復與我平此等語皆是行詐欺
我師之契非臣所敢知也或者又謂虜使在館今稍恭
順如臣之所聞又何其悖慢于前而遽復恭順于後虜
情變詐百出豈宜惟聽其甘言遂忘備豫之深計俟其
禍亂之已至又無所及此誠切于事情今日之舉存亡
所繫愚衷感發不能自己臣不勝憂國愛君之至伏愿
睿慈覽其惓惓之忠特垂採納更與二三大臣熟議其
便無貽後時之悔實社稷天下幸甚後忻託私故乞從
外補乃授荆湖南路轉運判官 是時又有三省檢正
諸房文字林季仲奏劄曰臣聞古語有曰乳豕搏虎伏
雞搏狸夫豨非虎之敵其能搏之者發于感憤之誠也
金人肆為貪虐以吞噬中夏自今觀之誠強矣然中原
之地尚數千里帶甲之士無慮百萬亦何至如此之弱

哉嘗試號于衆曰金人殺而父兄係而妻子燔而廬舍
斃而財寶是為不共戴天之讐誓之必死有以振之則
俯仰之間氣必百倍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今世之說者
不然曰天命如此其如彼何而釋老報應之說又從而
蠱之措紳士大夫率以為然往往束手受囚延頸待刃
為之甘心馬鳴呼能洗是恥猶有餘恥能雪是冤猶有
餘冤若婦之命而聽其自爾可謂善自寬矣且人事盡
而後可以言命四夷交侵必因小雅之廢小雅之廢命
邪人邪外攘夷狄必由政事之修政事之修命邪人邪
如以命而已矣則賢才不必求政刑不必用將帥士卒
不必選練軍馬器械不必修備以待命之將興斯可也
故李泌以謂君相不可言命惟當修人事而已吳王合
廬之敗也謂其子曰夫差而忘越王之傷而父乎卒能

破越於夫椒越王勾踐之敗也喟然嘆曰吾終此乎卒能滅吳于姑蘇區區吳越發于感憤猶能以危為安以亡為存況以天下之大億兆之衆乘其怒心而為之何遽不為福乎建炎二年冬臣蒙恩召赴揚州聞之道路未知信否且云陛下中秋對月酒初行愴然泣下乃命撤酒臣以是知陛下之心無一日不在此也舉斯心以感人之心赫斯怒以激衆之怒養以沉潛俟時而動則克復宗社取舊物以還中原夫何難之有臣未填溝壑庶幾或見之

尹焞上疏論不當誦和 焞新除禮部侍郎兼侍講八上章辭免未就職時金人張通古在館已決旬朝廷之議猶未定焞以起自草茅一歲四遷遽有侍從之命方國家大計未決朝野皆皇皇在廷群臣往々各有章疏乃

上疏曰臣輒罄愚衷上干聖聽退循僭易甘俟誅戮伏念臣本山林陋儒絕意仕宦靖康之難幸脫危辱遭遇陛下遠加聘召不容固辭力疾造朝一歲四遷乞身未從使塵禁從封章八上天聽莫回臣疎愚衰病決難冒處况今虜使在廷國家多事臣初竊意睿謨已定足以懾敵今者決旬未覩長策中外憂憤人心靡寧臣屢欲親叩冕旒少布愚見而臣自十一月十六日冒寒暴下謁告卧家雖加藥石至今未愈由是不能勉強祇命覬望清光又慮一旦溘先朝露齎恨九泉辜負陛下眷遇之意臣之區區不敢嘿已竊惟本朝戎虜之禍亘古未聞國中無人致其猾亂昨者城下之戰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祀已絕而續陛下即位以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仇敵未殄然而賴祖宗德澤之厚

三朝士野會編 卷一百八十九 五 藝志
陸下勤撫之至所以億兆之心無有離異遠近愛戴國
勢可保設若人心輕搖豈至今日前日徽宗皇帝寧德
皇后崩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
陛下亦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宮諱問諱日為事遂使
虜意益驕謂我無人乃再啟和議于今日意欲潛圖混
一臣妾吾國陛下必為此議則人心自去祖宗積累之
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于此矣不識陛下亦嘗
徐議而熟慮之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臣觀陛下所
以不顧衆說力求和好者不過為梓宮未還母兄宗族
在人掌握不知虜人之情專尚奸詐虜人之求無有紀
極坐竭帑藏斂怨百姓感動人心沮喪士氣異時悔之
固無及矣禮曰父母之讐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
兵今陛下將信仇敵之譎詐而覲其肯和以紓目前

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義乎又况使人之來
以詔諭為名以割地為要欲與陛下抗禮于廷復使陛
下北面其君則是降也非和也今以不共戴天之讐與
之和且猶不可况實降乎臣竊為陛下痛惜之以為金
國內亂懼我乘間以故為甘言以緩王師倘果然猶當
訓飭號令申嚴賞罰鼓士卒之心雪社稷之恥尚何和
之為務臣愿陛下深思熟慮廣採衆議以全大計勿以
成筭重于改圖則天下幸甚仰惟聖謨默運必使萬全
固非臣愚所能窺測然而中外之議跼蹐靡安機事之
微生靈所繫伏望陛下萬機之暇曲賜睿覽干冒天威
罪當萬死

尹焞貽書秦檜論不當講和 尹焞先上疏論和議不報
金國使人在館多日議論未決乃上宰相秦檜書曰焞

三朝士見會編 卷一百八十九 六 董志
比叨除目即以病纏念惟愚謬媿與獻納辭避之請屢
上不復方今虜使在廷天下憂憤切齒勉強拜命邇來
疾病日加兩足寒痺不能自勵以趨故前者輒陳中外
之議今已涉旬未聞朝廷有以待虜人之計機會之微
間不容髮燭雖昏憤之餘不忍嘿已相公亦知今日天
下之心將失軍旅之心將搖士大夫之氣為喪宗社之
計岌而危乎主上輒駕南轅十二年江淮之間久無窊
發豐歉相繼不至流亡更加經理足以自知邊境之防
雖未盡善歲竭帑藏使之足食不受重祿以為信賞將
士之心猶之逗遛無功之相恥決戰敵前之相尚朝廷
每有激勵懲勸之可以收萬全之効是豈非得人心而
然乎今若和于虜人彼日益強我日益削中國號令皆
從虜出國事廢置皆從虜命侵尋腹削天下有被髮左

衽之憂讒間疑二將帥有誅戮奪權之害奸宄生心大
勢奈何將見異時虜人坐收成功相公被天下之責無
所歸咎愿相公榻前力陳大計以謂虜與我有不共戴
天之讐靖康以來屢墮其術今若一屈使為口實賈怨
飭兵自困自斃豈忍為此議比者竊聞主上以父兄未
還降志辱身于九重之中有年矣然亦自是未聞虜人
悔過還二帝于沙漠繼之梓宮崩問不詳天下之人痛
恨切骨則虜人虎狼貪噬之性不言可見天下方將以
此望于相公觀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為之已甚乎今之
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
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之孝悌通于神明主上之道
德成于安強勿以小智干議而圖大功不勝幸甚燭病
軀衰羸日甚一日歸田之請前後八上投老山間側聞

作新之政此相公之賜也况天下乎檜讀之不喜至勿以小智干議而圖大功乃深切齒金人退還河南金人遣張通古為詔諭江南使持詔而未通古到館旬餘要與人主抗禮又欲上北面而拜其詔朝議未定或請列祖宗御容而置金人詔于其中拜之議論紛紜不定者累日通古索備玉輅迎詔書百官導從至是猶未決秦檜獨主其事坐于待漏院中置輅于殿門之外命三省吏服銀緋服綠樞密院吏服紫腰金盡赴館候使人出則或導從使人以為百官也日高通古等始出館馳馬入門有親事一人手拽馬羈虜使以藤杖擊其首傷竟不肯放通古持詔其詞不遜上皆容忍之賜賚通古等極厚先是上幸海道得刻圖書匠舒通能刻金銀銅鉄圖書取鏤塵白字上喜之鑄金為印令刻白字為璽由是士大夫皆用白文圖書至是金人遣使來有鑄金或寶文曰御前七寶乃白文也舒通之刻豈偶然哉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九十
炎興下帙九十

起紹興八年十二月一日癸丑盡其日

大常寺丞某人再上書 書曰臣去年十月嘗上書陳狂
瞽之說冒聞聖聽繼蒙睿恩召臣賜對擢臣大常今已
一年臣之說曰臣聞天下事成敗得失在理不在形形
者衆人共爭之地理者衆所不見之處共爭之地舉世
皆足以知之不見之處非高知遠識者不能辨愿陛下
游心于所不爭之地以求治安之理勿貪功于須臾勿
喪志于少屈陛下得治安之理而行之則足以知彼敗
亡之理矣夫椒之會越人行成于吳吳王從之吳有亡
之理也當時惟伍子胥范蠡識之鴻門之會項羽縱沛
公使去楚有亡之理也當時惟范增張良識之方夫椒

鴻門之舉乃夫差項羽盛時如四子言其亡形于數年之前者以理知之也何則以兵雄天下雖盛德尤當懼禍而敵以厭繼之乎楚靈王克陳民從亂如婦智伯好勝不已忽斃于肘腋之變虜亂中國且一紀矣天之假佑不善非助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虜獨不悟耳晉高祖欺天叛主倚虜為主不能在是叛亡無於趙德鈞為耶律德光謀德光乃以其子延壽為罪首其後喪滅無類彼劉豫者助虜為虐敬塘德鈞之禍豫亦不免陛下使之臣之為是說蓋亦揆之理知其有然者也是時朝廷先遣王倫奉使虜庭既復命而劉豫已為虜所逐臣之說似一驗矣未幾王倫再使舉國紛紛各出異論陛下慨然力主和議非陛下游心於人所不爭之地以求治安之理而能獨見照明如此耶既得治安之理

則知彼敗亡之理安知臣之說不終驗乎今年虜使烏陵思謀來事已遂議今又遣張通古蕭哲來聘且許交割河南地界還梓宮歸東朝淵聖皇族議者襍然益以為詐也而見行人過索禮儀又肆臆度之說何衆人之難曉一至是乎臣夙夜以思陛下之所以奉天天之所以純佑陛下無過于此舉深慮或者臆度之說少眩聖慈陛下惜一日之屈而惰其初心薄物細故有缺輒廣前說以固聖意之所得臣聞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人之所助強者人之所攻故三畧曰莫不貪強鮮能守微聖人存之動應事機藏之胸臆而敵國服人又曰敵強下之敵陵待之敵暴綏之敵悖義之不以頡頏使疲人于一戰為勇陛下推得用柔守微觀變以應今日之事機用是說矣太公告文王曰爭

勝不聞大兵不創鷲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尉繚子曰機在于應事故在于意表慎在于畏小智在于治大陸下從虜人之和而遂忘父兄之深讐乎宗社之大恥乎蓋將有以為也如是則沉機制勝畏小制大應是說矣孫武曰利而誘之卑而驕之吳起曰兵有五曰義曰強曰剛曰暴曰逆義必以禮服強必以諫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以今與利乃所以誘之也自卑乃所以驕之也彼以強我以謙彼以逆我以權合孫吳制敵之道灼然無可疑者又十二伐亦曰因其所喜彼將生驕苟能因之必能去之又曰卑辭委聽順命而合彼將不爭奸節乃定又曰厚賄而錮其心致其大尊以偷其志下之必信以得其情且其富貴以塞其國又曰養其亂進其所悅

誘之以大勢上察而與天下圖之凡古人所以自屈而就事者於十二伐而有七說合陛下今日之所為使古人言皆不足信則已使一可信焉陛下豈不遂得志也哉昔之論兵法之要者曰凡兵之道莫過於一一者能獨往獨來又黃帝之書曰一者階于道幾於神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臣固知紛紜者不解此也然此皆陛下求治安之理游心于衆所不爭之地而得之者固紛紛之所不解至于今日之事治有顯焉不可不議和者臣不得不縷陳之陛下已得其妙而徵者矣是豈不經聖慮而縷陳之者庶幾警曉紛紜之人而息其說也魏武侯論六國之俗至于燕則曰燕陣守而不走擊道之人當陵而而遠之馳而後之謹我車騎必避之路至于三晉之入中國也來則振去則追可捲其

師燕近于夷是固中國之于夷狄無能盡滅亡蓋其以兵為生也夷狄亂華無威于晉方十六國之長雄于中原其相吞滅者皆夷狄耳劉淵則石勒滅之石則冉閔滅之冉閔則慕容儁滅之西秦則赫連定滅之西涼則沮渠蒙遜滅之南涼則伏乞熾盤滅之北燕則高麗滅之元魏所滅者三劉裕所滅者二晉桓溫所滅者蜀李勢而已符堅一舉敗于合肥李靖謂非謝元之善乃符之不善蓋時為慕容垂所陷也由是言之紛紜者之論以謂養吾兵一舉而足以滅虜者亦不通乎古今之說也兵法譚害天下者天下閉之殺天下者天下賊之窮天下者天下仇之危天下者天下灾之虜人行殺害危窮于天下久矣天下懷閉賊仇灾之心淪于腥膻辱于剝削其怨熏天也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

子女皆盜也天於大盜終祐之乎是二者天必有以處之又况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伯二勝者王一勝者帝虜之勝豈止五哉其禍可立待也以此知陸下行吾治安之理以待虜之敗亡真通乎古今之說畏天下而奉天道也孟子曰太王事獯鬻勾踐事吳畏天者也大王避地天相其心勾踐事仇天相其策相其心故肇基王迹而周之卜世至于三十卜年至于八百相其策亦足以雪恥而霸今陛下以大王之心勾踐之策顧不可乎陛下達孝于父母至恭于兄弟敦陸于九族一舉而悉如吾志此又天相陛下之明驗也天相陛下則相天下之人可知也相天下之人則所以處夷狄又可知也臣聞興師大萬則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古人以用兵喻之國曰小國不下十數人中國不下百數

人大圍不下千數人十數人睽百人之事百人睽千人之事千人睽萬人之事使良民百萬睽于囹圄上不能使此危道也今日之議雖成未可以去兵而可以少休兵矣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與睽于囹圄者百萬獲息肩之樂顧不可乎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遺乏貧于師者遠輸故運糧百里無一年之食二百里無二年之食國虛則民貧民貧則上下不親敵攻其外民盜于內是謂必潰此今日四川之事事大可慮民流者親之地不任者任之主勝之道故兵法以城稱地以地稱人以人稱粟為可以固守可以戰勝今四方之民流者不得親四方之田荒者不得耕今日之議成則兵之戍于外者可以移于近兵之冗于食者可以汰而減興農桑而省運餉俾四方萬里舉無科抑怵惕之勞天下雖未能

去兵而三稱之說已行矣顧不可乎出不足戰入不足守者古人治之以市市者百貨之官所以給戰守也萬乘無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故曰得天下之節制而無百貨之官其能無戰守也今關市重斂賈商不通財貨雕虛錢寶空乏公私掃地赤立之際也今日之議成費可漸積商可漸通錢可漸增變驚擾之習為阜民歸遷徙之勞為永業俾城郭郊池舉而還定之安出足以戰入足以守顧不可乎是四事者至易曉也而紛紜之說猶不解焉蓋亦未之思耳或者又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臣應之曰陛下遣使以和請虜以和應非無約而請也使人之來徜徉境上舉止甚高言辭頗倨非辭卑也虜以和應出于實矣然曰無約則不可曰益備而進亦不可在我所以自治而待之者

何如也夫聖人御世觀盛衰得失而為之制非計策無以決疑非譎奇無以息寇非陰謀無以成功此陛下大有為之日也臣于此有說焉倘得丹墀咫尺之地使臣獲奉清閑之燕以畢其說非特臣之幸實天下之幸胡銓簽書武威軍節度判官廳公事 胡銓上書乞斬秦檜孫近王倫雖罷樞密院編修官歸鄉里舟行至池州貴池口岸下以書報提舉常平方滋滋為樞密院計議官與銓同舍乃出城至貴池口見銓于稅亭中銓曰曾有近報否又問曰銓負罪之日別有指揮否滋曰近報令與合入差遣銓上書君父欲何差遣滋曰樞密院屬官陞擢則無不可者若合入遣必不在諸州簽判之下銓默然

樞密副使王庶罷為資政殿學士知潭州兼湖南安撫

制置大使 王庶累奏劄乞治兵戎不講和不省遂以疾乞解樞政五上章而後獲請以資政殿學士出知潭州及陛辭力請曰以臣異議罔功必致人言乞改除一宮觀差遣不允復溫言諭遣之

王庶辭潭州 臣今月二十二日准尚書省劄子蒙恩除

臣資政殿學士知潭州者聞命震驚莫知所措伏念臣材術疎漏疾病侵陵屢控悃情乞避樞要覲逃曠弛免負使令敢謂德意優隆徽數映緝俾之通班 殿假守大藩臣雖至愚曷可妄受是惟投沙之巨鎮為江表之上流慎擇老成用寬憂顧臣本以識昧閑置獲少遂于夙心而乃冒寵叨榮必有乖于清議矧長能薄懇辭宥密之司豈可更加崇資重任濫膺藩宣之寄決致敗事仰候聖知伏望大慈特賜垂察收回渙號允穆師言所

有前項誥命臣不敢祇授欵臣一在外宮觀差遣粗安
微分以養衰殘異時溲壑未填筋力稍復誓竭犬馬之
勞仰答乾坤之施臣無任懇祈激切之至

劉錡回軍行在 錡自鎮江府撤戎回歸行在所也

知平江府向子諲致仕 初張通古待金人詔來經過平

江府向子諲不拜而請致仕許之

劉大中王庶並落職 遺史曰劉大中已得官祠王庶除

知潭州蕭振言大中不孝庶阻撓和議事大中落職依

舊祠劉一止行詞大中詞曰含齒之內共知薦于愛親

垂髻之童亦羞稱于不孝豈知居儀刑之重仕為名教

之罪人又曰亡所生之天屬視闕父如路人爨煙不同

寢疾不問事皆有狀聞者寒心庶詞曰大言惑眾小智

飾姦既陳立異之辭施有壞成之意倘謂和戎之非策

則雖執義以何慚乃因知己之莫留如欲脫身而邀譽
第務死黨豈知有君

是月金人改天眷元年

詔威武軍遣王忠民志行在 忠民字子道河南潁陽人

世業醫民忠幼通經史尤明于刑名杜門却掃人罕見

其面宣和六年童貫為招討取燕山忠民聞之曰祖宗

與遼人有唇齒之好今信奸人之計而輕棄之禍至無

日矣既而金人渝盟復取燕山徽宗方悔悟亟下詔曰

豈無四方忠義之人狗國家一旦之急忠民讀詔泣下

曰其果然矣淵聖傳位金人為城下之盟而還淵聖詔

曰應朝廷之闕失政令之僻違保邦御俗之方安邊禦

戎之策自令中外臣僚民庶皆許直言實封以聞雖有

過差弗加譴責忠民乃著安邊休征書又畫圖遣人詣

三朝士大夫傳 卷一百九十一
北軍遺遼金人二主及執政大臣又著保圖長慶書十
一策經民守業書四策通利養民書三冊去冗裁俗書
十一策經河南府投進靖康元年冬詔忠民赴闕辭以
病十二月犯洛陽留王襄南竄忠民募得張義齋書開
諭元二帥又以策干永興帥范致虛范喜之而不能致
也建炎元年金人板榜有吊民伐罪之語忠民即六論
諭以辨密遣謀者散于境敵且以副本獻于朝二年有
詔京西制置使翟興敦遣而道阻不通三年同解制置
使李彥先欲致忠民亦辭以疾翟興徙治藥川忠民避
地南下遇商虢鎮撫使董先于內鄉固留之軍中事以
師禮紹興元年虜立劉豫為帝忠民作九思圖及亂四
豫遣人達之金酋又鏤板印圖散于遼境及偽齊以
斷天下之疑宣撫張浚制置王庶皆欲補以官不受遂

薦之朝三年至行在見宰相頤浩樞密徐府皆拜于
政府朔日補宣郎忠民乃以誥納木匣中題其上云本
心報國非求民祿藏匣于七竇山下既見所奏留中方
懇去是時董先軍豫章往依馬次年撰三國和議狀鏤
板廣傳乃遣使臣岳知常散之敵境俄而知常為候人
所執以擅越外界編置忠民于福建未幾得釋八年三
詔威武軍迫遣忠民造朝力辭恩命罷歸十年挈家寓
臨安卒年七十五子正卿即二十六年葬于岳州武昌
縣云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九十一
炎興下帙

起紹興九年正月五日丙戌盡十四日乙未

九年正月壬午朔五日丙戌賜新復河南州軍赦 門下

朕以眇躬嗣承丕緒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為人子孫不能保其所付為人父母不能全其所安雖窮宵旰之勤未息邊隅之警當國難軍興之既久而老師財匱之憂披甲荷戈者苦暴露之勞行齋居送者困征誅之擾衣冠流寓而失所黎元憔悴而靡堪由夫一人失于至理禍貽爾眾罪在朕躬胡顏以寧側身思咎至于宗祧緬隔陵寢久荒梓宮未卜于山天屬尚留于遠域荼苦斯極振古未聞賴將相之元臣惟忠協德資爪牙之眾士戮力同心繕甲治兵內以訓練于行伍固軍峻壘外

以保守于封陞上穹開悔禍之期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自茲愛養士卒免罹轉戰之傷蠲減賦征漸息編氓之力俾南北悉臻于綏靖而國家遂致于教寧嘉與群生格于康乂肆頌曠蕩之恩用慰邇遐之俗於戲睦鄰修好既通兩國之歡和衆安民以圖萬世之利尚賴文武之士同寅協恭疆場之臣慎終于始共扶輿運永底丕平咨爾多方體予至意金國許退還河南地講和故有此赦韓肖胄同簽書樞密院事為大金國信報謝使錢恂副之金國遣張通古蕭哲來議和許還三京地故遣韓肖胄錢恂為報謝使副與之偕行韓世忠聞和議已成不喜伏兵洪澤詐令為紅巾款候通古等回至楚州使劫而殺之壞其和議南北使已行過揚州世忠軍有將官

郝卞者詣轉運副使胡昉密告其事昉大驚白于肖胄遂具奏乞改途自和廬州取道淮西而去昉字惇顯

建炎三年知淮陰軍世忠駐軍江陰昉厚奉之後辟昉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叅議紹興五年除知楚州兼主管

沿淮安撫司公事八年除直秘閣淮東轉運副使皆世忠成就之力使人改途事世忠深怒昉背已世忠知郝

卞泄其謀追卞欲殺之卞棄家奔鄂州投故人李啟啟納而藏之啟岳飛軍中回官有心計能幹旋賦性着

布衣草鞋雨中自執盖步砌佐飛軍用甚多有婦正人周金者與通古舊主奏取旨乞送通古至對境通古至安豐軍金贈詩為別曰良人輕一別奄忽幾經秋明月望不見白雲徒自愁征鴻悲北渡江水奈東流會話知何日如金已白頭通古性聰慧秦檜嘗以胡銓上書示

之通古一覽能記誦初兵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張燾力詆拜詔之議秦檜患之亦自知言切恐且得罪遂託疾在告檜使諭之曰北扉闕人上欲以公為直院然亦假塗爾公疾平宜早出燾大駭曰果有是言愈不敢出燾乃不主和議者萬一使草國書豈能曲徇意指哉燾嘗思之不過一去今日之事其去在我一受遷官他日以罪去則事由他人矣坐此不遷遂不預國書事王倫為同簽書樞密事迎護梓宮奉迎兩宮交割地界使監八佐副之王倫自龍圖閣學士除同簽書樞密復使金國制曰朕總攬羣工圖回萬務眷言宥密實秉樞機體隆叅佐之聯位在承之次亶惟用德亦以觀功具官王倫字量坦夷機神敏悟出先正名賢之後有流風遺範之存事不辭難行不擇利奉萬里之使無以家

為道二國之言有如意出卓爾傾河之辨毅然叱馭之忠鄙生憑軾以下齊城毛遂定盟而重趙國揆其成効有溢前聞朕念陵寢久荒梓宮未還東朝契濶星紀既周北道謳吟民心未改幸信書之來諗圖永好之不渝爾其肅迓還轅就成故壤爰徙本兵之重仍兼賜第之榮惟既厥心毋乏吾事噫復武文之境朕將無愧于古人合晉楚之成尔乃增光于史冊

十日辛卯尹焞除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焞先除禮部侍郎十具辭免不受至是除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蘇符行詞有曰庶幾朕得優禮之宜而卿遂委蛇之適焞五具辭免遂得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任便居住初焞辭免劄子有云比嘗不量分守輒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于今迹其愚庸豈堪時用秦

檜見之不堪其用時二字深銜之乃見上具言尹焞劄子有云比嘗不量分守輒及國事尹焞有所議論不可不為施行欲乞將尹焞所上文字書付中書當為詳酌行之遂以焞奏疏盡付朝廷而檜切齒矣

十三日甲午金人知宿州趙榮來歸

十四日乙未右迪功郎監明州比較務楊煒上李光書

紹興九年正月十四日具位謹百拜獻書叅政文閣下某自束髮成人知接士大夫已能稱閣下為令于平江能抗朱勔而失官繼登御史則又觸權而得罪某雖碌碌庸衆浮沉里巷然而亦知欽慕閣下信剛決君子人也晚得與諸郎遊卒又登門獲侍巾履悞辱存囑甚厚退雖感激及進觀閣下之所履不無稍異于昔時某前日欽慕之誠亦稍懈而不能無疑也非誣閣下也蓋閣

下自起廢進用再登八座七為郡守仕宦至此亦非不可有為之地及披其實迹以較閣下之晚節似覺前挺持不群之風少衰徒有傲岸虛驕之氣雄壓輦俗而已獨某不能不疑舉天下有識者莫不皆疑之然尚以為閣下為侍從不得專造居朝廷不甚久上下方安于積薪未難雖閣下獨欲有所建明世必以謂不祥人亦未必見信當且泯默尸位必將有待而發爾屬者黠虜遽求講和遣詔諭使至以甘言誘我以無禮臣我以盟誓制我以重幣窮我舉國諠譁議論不一上貽當宁之憂下疑四海之聽洵洵彌時不寔聞閣下召來造朝天下之人與夫賢士大夫忻忻狀皆曰泰發至則事當有折衷矣尚妄意閣下靖康之朝挺挺之節固在履此危機正昔所謂有待而發者庶幾能為聖主開陳存亡利害

之勢維持善後之策盡識虜詐洞悟天聰斷此國論不
數日閣下既至遽復合為一黨寂狀無有識者謂閣下
非不知利害之曉然所以然者賣諂取執政爾已而果
然於戲利祿之移人一至是耶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
四維蓋禮義立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不廉則無
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匹夫若是猶不足以成人為
國家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朝廷安危之計從
可知矣閣下平昔自謂高明卓立何為至此遂不知人
間有庶恥事乎某竊意閣下殆將文其過曰奈何聖主
重以懷念母兄之切至亟于梓宮之還帝意堅決不容
悟移以此欺天下爾斯民未可欺也今朝廷豈少閣下
哉閣下若以死爭之不得其職而去是亦以道事君之
一效也某聞忠孝從義而不從父閣下豈不知帝王之

孝與臣民不同匹夫立于鄉黨士大夫立于朝紳則固
當謹信行修末節飭禮文以求區區之譽為揚名立身
之基帝王之孝唯安宗廟固社稷使祖宗之業萬世不
墜其為孝固甚大而不可企及其或不然乃下同于匹
夫拘拘於禮之末節事機一去九廟四海且不可保况
其他乎不爾漢高祖終不屈楚忍數分羹之語遂當為
萬世大不孝之罪人况又黠虜之詐屢誦無驗之和信
効名著如日月經天河海帶地不可掩也覆車不遠叅
政丈豈不洞知之且自宣和以來先帝始與北虜為海
上之盟彼固首倡夾攻之約遼虜既滅固嘗割燕薊九
州以啗我矣沙塞萬里空空數十城曾不得一縷之賦
卒竭中原膏血以委之曾未三載中國之腴盡在九州
黠虜知我之弊而燕薊有積年之蓄卒假虎翼一奮并

京國而取之閣下豈不見前日之割我燕薊初不得字缺而托迹也今夫釣者必以餌釣不以餌不得魚也始虜欲釣中原前以燕薊為大餌我既不悟其機而貪其餌既一釣而舉之矣自靖康國破主上南狩無厭之虜既襲廣陵又入吳中其意固宜重有所在也雖蹂踐殘戮流血川野酷莫此甚所幸神靈庇護社稷有主其利害固萬之于靖康之後不然虜之欲和也已講于前日我必推誠待之不復遠避尚何約至今日我自是雖歲歲連兵淮甸而天其或曰將俾我以中興諸將激揚無曩日奔潰之風而胡馬屢北國勢稍張自此固當嘗膽思恥且衛文大帛之冠何事不可為哉比年以來黠虜知我不可以兵取也又恐我國勢或至于遂強及發於數歲字缺汲汲然萬里遣使見招于太上之喪以探朝廷

意謂我若遣使而有請則倡為和議空我之國困我之師欲異日一舉以見爾今來果入其計安得此虜不忻忻狀一歲再使許還地而來和也閣下豈不悟此賊計耶今將舉前策復割中原為一大餌以釣江南且向中原舉天下以實一燕薊猶不三年而遂弊况今欲竭江南偏左一方求實中原其習見不數月彼遂安坐受我贖矣閣下亦又不悟此賊自長驅中國所過誅掠劫虜郡邑無不空空也况今已久陷中原一旦棄之而去固當掃地盡矣不過留數空城老弱疾病溝壑之餘貽我以大累想見繫虜之後父哭其子妻哭其夫冤號之聲痛徹天地豈易舉目屬耳也哉今諸公所謂此所以為虜之計也伏讀赦文所服州縣減免三年蠲放差徭五年官兵各令按月支給衣糧請給或加犒設或令存恤

不知空空之地孱老孤寡既不可賦以按月所支一切調度何從出乎諸公殆將舉所謂燕山免夫錢復得之乎不特此爾將見數月之後衆使還來紛々歸報且曰虜當供陵寢當修宗廟當葺官府當治城郭當築庫藏當實老幼當振百役紛々狀將蝟毛而起不知東南諸州所有幾何頻年以來換度牒鬻官爵出賣戶帖預借和買頭會箕斂衰世培尅之法畧已盡行剝膚椎體無所不至膏血無餘不知何從出乎加之虜使自此勢須結轍而來數以重幣困我供奉禮物動計百萬再三往復傾困竭囊不能支矣閣下曷不令板曹詢藏之有無可積撐可矣今日已有三空之說矣異時那以有限之財充無厭之虜是以江海寔漏卮爾日者乃始揭榜都城有曰虜人並無須求某所不識也諸公蒙蔽天聰是

何異掩耳竊鐘也哉倘或梓宮可還真偽未辨如為所欺彼且恃為大息百索累至決不可繼虜使又且數至四方之費恐未能給閣下若不早悟斷以獨見開悟聖聰旬歲之間拱手無策行見江南無立卓矣尚何有于中原哉參政文豈不知中原乃吾之版土我之國威稍振自可一舉而復又何必少忍于須臾徒託重幣急求市之以取後禍彼或稍慮意轉豆而後至則其失猶前日也國力屈矣閣下不可以不早慮之也不然果使淵聖鑿輅未還而果遂南歸由辱留之久險阻備嘗盡識虜詐力發奸謀洞然曉主上則閣下諸公悞國之罪將何所逃一旦敗露頭顱墮地愿為狐豕豈可得矣而閣下計宜脫畧明此翻然改悟早建善後之策歷告吾君尚有及也又况自連和結好講隣國之歡以求偃兵息

三朝士身會編 卷一百九十一 七 董志
民者固多有之如觀大正試數其一二論敵國之勢惟
我大而彼小則可和我強而彼弱則可和我盛而彼衰
則可和不然我大而彼亦大我盛而彼亦盛皆可和也
何則蓋我大我強我盛而彼以小以衰以弱來請和于
我則全在我我安得而不受既受之矣彼或敗盟或有
可取之形或有可乘之機顧不妨我徐舉而復滅之蓋
我全制其彼擒縱在我也如此豈不悅其和哉設或不
請和于我尚當求之何敢拒也至于大小強弱皆如是
而和則其勢各有相吞噬也故一講和則可以彼此皆
奠枕而長存如不得已交際而用兵又勝負未可知也
如此而和則和在彼此皆可和之勢也若乃我小而彼
大我弱而彼強我衰而彼盛乃欲請和以幸旦暮之存
彼固不和可也蓋和全在彼擒縱在彼彼何憚而拒我

我如是利害曉然尚或請和于彼則是速滅而已矣西
漢之與匈奴本朝之與遼虜和也皆以安強盛大遼相
若也相與之和蓋和在彼此然匈奴猶為漢患遼虜數
驚遼鄙正猶禽獸豺狼不可以信義結也雖然曾不致
以為大患者以其皆可以相制服也及觀六國之與秦
和秦未嘗不欲和也秦故用兵而自若也卒之一朝乘
機遂一舉而滅六國此以小和大之明驗也右晉之與
契丹和也契丹未嘗不與之和既和矣契丹倨慢自若
也終之一旦豺狼易心耶律德光亦一舉而滅晉此以
弱和強之明驗也不必更求遠證我太祖太宗之肇造
也其割據諸國亦嘗告和于本朝矣未嘗不納之和也
及其機可乘則命將出師破而滅之如取諸寄耳曾何
害于和哉亦衰世之明驗也可不鑒哉可不戒哉則今

日之和諸公不過謂梓宮可還中原可復不暇他慮曾
不思不測之虜今甚大矣甚強矣甚盛矣積歲累時方
有心于此哉我鄙我圖必萬計以規萬全一旦當連兵
未解忽若風雨退散鬼神潛藏欲還地而修和于我我
固當思曰彼何為而畏我憐我愛我而遽和我哉顧此
賊計之見昭亦曉然矣不知閣下明智獨步當世何為
獨不悟此奈何今之市井愚夫愚婦皆能知此虜之詐
若閣下果不知之是不智也倘閣下知之不可徒媚宰
相取尊官遂噤嘿而不以告吾君是不忠也為大臣而
不智不忠果可以安國家利社稷乎況今聖主以孤子
之一身獨立于上基本單寡饋費而易拔其危又萬萬
于靖康又豈堪復當此不測之虜乎何閣下為御史則
能言人之是非今為執政遂不知其非耶安有身為大

臣坐視君上貶屈尊稱臣于醜虜恬不為恤諸公世為
儒業號為知書此豈平昔所學于聖賢致君之事業哉
今天子以祖宗之天下承祖宗之大統因臣民之愛戴
建大號即寶位于今十有三年矣天地社稷宗廟神靈
寔臨之今無故遽為番犬所笑而一旦貶屈于是耶閣
下勿謂滅裂支梧可以欺天下數月虜使復至前事固
在今不改為自茲將見朝廷戒詔不暇矣此事千古無
有唯唐高祖之初未得天下始嘗臣事醜虜以大事小
及石晉假契丹以建國遂有此厚禮狀終亦卒為所滅
其後則國家肇造之初南唐李煜嘗觀規模自貶尊號
降損省府媚取本朝以乞須臾之命然卒亦無效此蓋
強弱盛衰之理使然固不可以取媚存也今國家籍非
不甚衆諸將非不有人但當謹謀謨于幃幄收虜幣以

賞戰士期之歲月何患中原之不復梓宮之不還太后
淵聖之不歸諸公能早暮以思致君以堯舜乃不念之
日求臣事于醜虜欲誅民之膏血以充虜幣而不知愧
豈不哀哉若此數事以平日觀之宜非望于閣下所肯
為也設若主上睿謀獨斷未悟虜機閣下宜思天下所
以責望于已固當身先百辟抗議廷諍雖鼎鑊在前當
無顧避此誠越國之男子也揚名夷狄功顯聖朝非閣
下而誰况天子仁聖容受直諫體貌大臣閣下雖犯顏
嬰鱗甚不過奪職祠宮而已此而不為是閣下惜濡足
之故而不極天下之溺不但始謾一言止已又揚譽欺
天下曰前日非我力爭安得殺禮遽至于是某雖至愚
猶不知信况有識之士哉若褚遂良之諫高宗立武昭
儀卒至還笏殿陛乞骸骨歸田里將甘心貶死若此斯

可謂大臣矣又趙中令相太祖皇帝嘗為一事擇官中
令列二臣姓名進太祖不肯用他日又問復進而不用
如是三復問而中令卒不易前人太祖盛怒裂其奏擲
置殿陛中令不動搢笏帶間徐拾碎紙就歸中書他日
又問復以碎紙補綴以進太祖大悟終用二臣某竊謂
官二官此朝廷最細事也而趙中令猶確然終不奪於
太祖之盛怒而卒用之大臣事君不當如是耶况今是
事實繫宗社存亡閣下忍置之乎今諸公偃蹇自為得
計昂為百僚之表施面目于通衢出入稱叅政以耀聲
俗此何耶向使他人居閣下之位為閣下之為閣下適
在遠外松五開澹而視之豈不笑絕冠纓也哉閣下平
日之志自許如何今一旦昏于利祿門生故吏往往又
從而諂諛閣下為伊尹周公之才某竊恐閣下必不自

三朝士是會錄 卷一百九十一 十一
知其非猶以為日前之虛譽可以襲而取也。不知今天下之人已極口訕笑閣下平生之偽矣。某獨不忍退而非詆閣下，輒以所聞告之左右。倘閣下不此之恤，將使後世書之史冊曰：此賣諂宰相，取執政者，閣下能之乎？疾風知勁草，板蕩見誠臣。閣下自為謀可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其區區之心，猶覲閣下尚能改悟，力回社稷之禍，挈而置之安存，不然不得其職，自可引領而去矣。豈可與賣國之奸諛甘心低頭共槽櫪而食耶？以閣下曩時挺挺之節，必非護前而不悟者。某所以未敢遽絕閣下以賢者之責也。丞相秦公方且含垢忍恥，避天下之譏，為力專悞國之謀，傾心黜虜，猶盧杞以百口保朱泚，李林甫以盛稱祿山，非某跡迹之言能入也。叅政孫公某之舅子，平生齷齪謹畏，天下初不以此責之。今

日之可任，春秋之責，惟閣下耳。今公論籍已，又謂閣下乃丞相之門生，顧以私恩不敢違，其果然乎？某聞大臣事君當知有宗社而不知有其身，知有君上而不知有師門可也。叅政文如謂私恩請亟破誤國之謀，盡發黜虜之詐，歷告吾君，罷絕使命，收還金幣，正天子之尊號，薄虜之聘禮，飭諸將之兵備，揚問罪之先聲，傳檄中原，各保境土，人自為戰，以待王師，一切改轍而圖之。然閣下姑欲愛惜名位，隨羣而入，遂隊而趨，亦以謂虜必可信，和必可講，禮幣可供，百索可給，自今以往，不加賦而用度自足，皆有以為善後之計，而某乃州縣細吏，敢將狂瞽之說，上誤視聽，則請直以此書上之天子，寘以典憲。某所不辭憤激之次，方寸亂矣。引筆行墨，不覺言多，惟閣下察之。

三朝士野會編 卷一百九十二 二 董志會
之勤止也然臣揆之時事竊謂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
既和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不息非所患議既息
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此孟軻所謂入則無法家拂士
出則無敵國外患之時也議者往往以今日和好決不
可成而成也或不能久臣以為過矣請借秦以諭秦之
謀楚也與之地與之師而約為兄弟昏姻矣然則今日
所謂還我梓宮歸我母后復我輿地者安知其不然也
及其謀齊也與其通和四十餘年未嘗交兵又安知今
日和好不如是之久也至于為虜人出于悔禍効順之
本意則臣所不敢聞也臣聞前日王倫之行未嘗一詣
虜庭此必有深謀至計而畏吾使者之或能覘之也是
豈能有愛于我而不取哉是豈誠有悔過効順之本意
哉夫非誠有効順悔過之意而翻然與我和是敵故也

臣謂陛下誠以此思憂以此思懼則將不遑暇食而謀
之矣虜使既去所宜深詔執事交修庶政申戒邊吏以
虜雖與通和疆場之上宜各戒嚴以備他盜方今且肆
赦中外厚賚士卒褒寵諸帥以為休兵息民自此始矣
縱一朝遂忘積年之恥獨不思將來意外之患乎此臣
所以言因循無備之可畏也方朝廷力排羣議之初大
則竄逐小則罷黜雖舉國是非之而不顧至有一言迎
合則不次擢用今者事既少定陛下必以出于獨斷蓋
輕天下之士矣夫事是而臧之猶欲衆謀况其非乎導
人而使諫猶恐不進况拒之乎是以小人窺見間隙躁
進阿諛以希寵畏懦者循默以備位淺謀者遂謂無事
而忠臣正士乃無以自立于群小之間子思言于衛侯
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百九十二
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如此則善安從生孟軻曰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于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國欲治可得乎此臣所以言上下相蒙之可畏也臣愿陛下痛心嘗膽以圖中興勿謂和好之可以無虞而思患預防常若敵人之至也勿恃獨斷之可以成務而虛已從衆常恐下情之無盡也兢業以承天心德日新萬邦惟懷臣且親見于聖世何至以中國之大而下為讐人役哉
秘書省正字樊光遠上書論金人詭詐不足憂信實深可懼 書曰臣竊觀今日士大夫之論莫不憂金人之詭詐臣獨曰詭詐不足憂而信實深可懼也使彼出于詭詐則其術固止于是耳吾乃撫養東南根本之地嚴飭西北修禦之方亦可以為國也夫何足憂近者金人遣

使言當與我故地士大夫凡有憂國愛君之心者爭言金人之詭詐也而版圖果歸職方是彼不出于詭詐而出于信實矣乃臣之所懼也將不止于得故地而已也凡其所謂歸梓宮歸兩宮者莫不次第以如其言其可信愈甚則其可懼亦愈甚且吾既已得吾之所欲則彼亦將得彼之所欲通和之使項背相望吾既空府庫以奉之河南之地賦稅盡蠲吾又將竭江左民力以給之矣府庫已空民力已竭士氣已墮一言不酬金人改慮此臣之所以私憂過計而為陛下深懼也夫有無故之福則必有無故之禍往年燕山六州二十四縣金人以兵取之來歸于我當時竭天下之力以償之所得止數空城而已朝廷動色相賀而天下感頰相吊一旦改慮席捲而南如寄諸鄰而取之此陛下所見也陛下撫此

厄運雖未獲受祖宗所全付然即位之初河南猶陛下有也旋沒于偽齊凡吾之所以經營攘斥者踰一星紀矣未能復尺寸之地今一旦得之于彼豈非無故之福如往年之得燕山哉又將竭內地以實之弊所事以事之可為寒心矣廟謨深閔慮之當已熟如臣之愚未知所以善其後也臣愿陛下勿以得地為喜而常以為恥勿以甘言為悅而常以為憂勿罪忠義以養敢言之氣勿喜迎合以開濫進之門勿盡民力宜愛惜之以固根本勿阻士氣宜聳動之以備緩急庶乎其可也惟陛下不以臣人微言輕而留神省察天下之幸

汪伯彥復觀文殿大學士張浚復在宣奉大夫王庶劉大中復端明殿學士汪伯彥張浚王庶劉大中復職秦檜令臣僉上言王庶劉大中之罪遂落職初庶離行朝

皆不見賓客至蕪湖請知縣高某褻衣相見委以買田宅議者謂庶平日豪邁一旦議論不合而去未宜求田問舍也過池州有再落職之命乃寓居九江買田于敷浚原之上徙家居焉

王倫權東京留守兼知開封府王倫藍公佐奉使金國至京師以金人已退地而去倫遂權東京留守兼知開封府先是劉豫以陳東歐陽澈在建炎之初上書被誅于南京市乃效張弛許遠雙忠之制建廟宇以祀之偽封侯爵至是倫令毀其廟

熙河路經畧使慕容洎叛附于夏國環慶路經畧使趙彬追及與洎戰敗之復熙河路慕容洎奔夏國張中孚中彥自是歸朝矣洎環州人張浚富平之敗斬趙哲時洎背叛而去彬字彥中原州人劉錡帥涇原時彬為

幕客亦嘗叛去

知泉州連南夫上封事論和議不可信得三京河南地肆赦天下赦到泉州知州連南夫以為金人素持奸計恐朝廷墮其奸謀故謝表有曰臣持橐西清分符南海茂著藩宣之效敢忘獻納之忠惟虞舜之十二州昔皆吾有然商於之六百里當念爾欺莫知其是不信其然豈其然固知皆來而則安或且寧許以負曲有若食其之說無忘韓信之師愿益戒于不虞庶免貽于後悔是時又有聖旨指揮不得詆斥大金南夫繼上封事曰臣聞老子之言曰不信者吾亦信之又聞孔子之言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此皆大聖人之用心陛下納金國和議之約允蹈其言又聞信不足有不信又聞言不必信唯義所在此皆神聖通變之道易曰幾者動之微傳曰知

幾其神乎大金素行亮詐比年以來兩國皆墮其術中大概彼以和議成之此以和議失之今陛下果推赤心信之以其割河南之地遂息之乎知陛下知幾有不信也何以言之丙午之禍父母兄弟六宮九族咸被驅虜逮今十四年辱莫大焉使太上聖躬無恙隨所割地全而歸之十四年羈縻隔絕之恨念之猶且心折得梓宮猶不足為息得地土顧何足以為息乎况陛下於太上有終天之別于大金有不共戴天之讐方且許還梓宮許還淵聖六宮彼其計寔老子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兵之術也誰不怒髮衝冠握拳嚼齒而痛憤哉借得所許彼何嘗損漢王語呂氏曰使趙王有天下顧少乃女乎臣竊恐陛下天性孝悌方感其息遂無王赫斯怒爰整其旋之志盖用心不剛則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百九十二 五 藝志
四支委靡將士雖欲斷髮請戰有不可得誰為陛下守
四方者是陛下十餘年寵將養兵憚財曲意之意一旦
積于虛空不用之地倒持太阿交手而付之矣昔太祖
皇帝之南征也李煜遣其臣徐鉉朝于京師鉉曰煜以
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太祖曰爾謂父
子為兩家可乎安知大金之計不出于此乎豈吾太祖
行之而陛下不悟者乎昔唐高祖借兵于突厥嘗父事
之至頡利為太宗所擒後世稱之為英主陛下肯出太
宗下哉臣伏見生靈戴宋幾二百年淪肌浹髓之恩視
陛下為親父母不幸舊染腥羶之俗視大金甚于仇讐
韓愈曰叛父母從仇讐非人之情民情大可見大金豈
不知之昔耶律德光之擊晉也述律嘗非之曰吾國用
一漢人為主可乎德光曰不可述律曰然則汝得中國

不能有後必有禍悔無及矣許還之約安知不出于此
乎使大金用述律之言則可竊吾太祖之言用之吾乃
不可說也陛下聖性高明固知之矣知之不信審矣然
臣猶不能無疑者伏讀正月十五日赦文曰戢宇內之
干戈又奉聖旨不得詆斥大金如此直墮其術中使忠
義之士結舌而不得伸忠良之將縮手而不為用范增
之說項王曰天下大定矣君王自圖之可不鑒哉此臣
所以昧死上愚衷愿有獻納臣聞張良為漢王借前箸
以籌撓楚之謀為漢王不能制項王死命遽欲劾武王
休馬息牛具陳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陛下誰與取天
下審如詔旨臣恐將士解體魚潰獸散如張良所謂誰
與取天下者然則計將安出臣方閉戶深念不覺失喜
曰河南之復殆天授非人力傳曰天不與取反受其咎

時至弗行反受其殃又曰機不可失願陛下因而圖之
大事濟矣似聞彼國新主厭兵乃有此議臣謂使其果
有厭兵之心正當乘其懈而擊之如其不然先發制人
後發制於人陛下必知所決擇矣議者若此曰強弱大
小猶且不侔未易輕舉臣聞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所謂在德不在衆漢高祖以亭長除秦暴唐高祖一旅
取孤隋光武接十二帝之統而起自卑微以至中興今
陛下復河南之地實以聖繼聖德新又新挺貞主之姿
應帝王之運六師方張舊民協力抑又多助之至此臣
所以愿陛下因而圖之也臣聞陛下方遣侍從宗臣祇
謁宗廟陵寢將親見宗室之禾黍陵寢之盜掘此政詩
彷徨不忍去之憂也恐有扶老攜幼感泣而聽詔者少
者之哭哭其父與兄也老者之哭哭其子也戲笑甚於

裂皆長歌過于慟哭天地日月亦必為之悽慘鬱結陛
下聞之追悼其因是誰之過歟還地孰少孰多而我河
南之民何啻百萬昔者樂生今日効死因民之欲北嚮
為百姓請命而以王師甲兵之衆隨之此皆盡銳愿戰
之師彼皆悲歌感慨之士河南起而河北應簞食壺漿
以迎王師孟子之言于今有驗世宗之舉不約而同此
臣所以愿陛下因而圖之也臣平居嘗不復中原則不
可以立宗社不有四海則不可以子萬民今有幸會遂
得河南歸我首尾同體豈不中應大河安得而間斷哉
此臣所以愿陛下因而圖之也臣仰伏陛下英武天縱
孝悌成性撫艱運于一紀來和議于此時然不知陛下
愿為英武主乎愿為孝弟主乎臣昔守建鄴獲望清光
首為陛下陳堯舜之道非謂垂衣拱手坐視天民而名

堯舜也。愿陛下效漢高祖、唐太宗之英武，敗戎狄，迎父母，以成堯舜之道也。今陛下俛首和戎，端為父兄是孝弟。既如此，臣愿陛下乘機應變，殄殲醜虜，據祖宗之宿憤，擴天地之妖氛。英武又如此，使天下萬世皆仰陛下聖而不可知之神矣。越漢唐之所謂孝弟英武，顧不違哉。其如應變于耳目之前，或且經營以年歲之後，皆在陛下。惟斷乃成，抵龜而決，期月而已。臣猶遲之。昔李渤上平賊三策，攻不失戰，戰不失守，固河南以連河北，三策具存，乃敢以獻。歐陽修曰：世徒見周師之出，何速而不知述律有可取之機也。是時述律以謂周師所取皆漢故地，不足顧也。然則十四州之故地，皆可指揮而取矣。使新主果有厭兵之心，事亦類此。臣區區之心，發于忠憤，若謂不識大體，不省幾事，欲逃萬死之罪，寧能高待罪之至。

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上表謝赦。得三京河南地肆赦。湖北宣撫使岳飛具表陳慶曰：觀時制變，仰聖哲之宏規，善筭不爭，實帝王之妙筭。念茲艱難之久，姑從和好之宜。睿澤誕敷，輿情胥悅。竊以婁敬獻言于漢帝，魏絳發策于晉侯，皆盟墨未乾，歃血猶在。俄驅南牧之馬，旋興北伐之師。蓋夷虜不情而犬羊無信，莫守金言之約。難充海壑之求，圖苟安而解倒垂。猶之可也。欲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恭惟皇帝陛下大德有容，神武不殺。體乾之健行，巽之權務。和衆以安民，迺講信而修睦。已漸還于境土，想喜見其威儀。臣幸遇昌時，復覩盛事。身

居將間功無補于消埃口誦詔書面有慚于軍旅尚作
 聰明而過慮徒懷猶豫以致疑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
 卑辭而益幣者進愿定謀而全勝期收地于兩河唾手
 燕雲正欲復仇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首以稱藩而
 遺史曰表詞飛幕屬張節夫之文也節夫字子亨河朔
 人豪邁尚氣節秦檜讀之切齒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九十三

炎興下帙九十三

起紹興九年二月盡三月

二月趙士儂為朝陵使兵部侍郎張燾副之

召呂頤浩陳規仇愈張孝純孟庾赴行在張孝純自守

太原陷不能全節嘗為劉豫偽丞相上曾密詔孝純與

李鄴李儔等能束身歸國待之如初孝純不從豫廢金

人留孝純于京師至是詔孝純赴闕孝純自慚白于兀

朮乞歸徐州致仕遂留東京不至林泉野記曰張孝

純徐州人登元祐四年第工詩有文武才畧宣和末知

太原府兼河東路安撫使靖康初粘罕來攻先築夾城

于外期于必取百道進攻孝純與副總管王稟以死守

姚古种師中解潛張思政皆來援敗去遙授檢校少保

武當軍節度使諸郡相繼陷沒城中易子而食城破孝純不得已遂降虜潛立前侍御史劉豫于北京以孝純為左丞相紹興四年上密詔孝純與李鄴李儔等令拔身來歸當待之如初孝純竟不至及虜廢豫李鄴留孝純京師既而議和歸我河南州縣又詔孝純赴闕孝純慚懼請于兀木乞致仕歸徐州而卒子穎建炎中為守臣節要曰孝純守太原幾年為賊所執至粘罕前逼令拜之孝純曰未審帳上是何人也賊曰元帥也孝純曰元帥乃金國大臣某乃大宋國大臣豈有一國大臣拜一國大臣之禮事今至此惟有死爾何相窘拜耶竟不拜粘罕不能強之因囚歸雲中此與竒舒翰潼關之敗屈節于祿山遠矣孝純之得還也時政在雲中目覩其詳是歲五月六日粘罕將避暑之白水泊謂孝純曰

公于此無主治事俟某秋歸當還公于鄉里又顧留守高慶裔曰如有人欠孝純錢物可督還之以非脫孝純歸鄉矣孝純初聞是語不知其所以蓋時粘罕與劉豫之議密定外人莫之知也至是粘罕遣人送孝純南歸止云歸鄉而已故奉使宇文虛中送孝純詩有開里共驚新素髮兒孫重整舊班衣之句則眾莫知相豫也明矣孝純既至河朔欲由濟歸徐主者曰當與公共至東平節制司謀得回檄公方可歸徐矣既行則孝純之兄弟中孝立及諸姪鄉人竟遠迓之孝純方喜慰之際無何至汶上豫已僭位遽有拜相之命當是之時孝純昵于親愛懼還虜因而以喪晚節於罪固莫能逃然比之充豫之輩固有間噫向使孝純當偽命初下遽叱車而北就老死于穹廬不受汚于劉逆則天下之士千載之

後以孝純何若人歟以是知君子于行義造次不可不謹也

樓焯翰林學士 樓焯字仲輝婺州人兼直學士院當張通古黼在館書詔填委多出于焯之筆至是真拜翰林學士制曰養剛大之氣好深湛之思強識博聞足以華國煥文懋德可用為儀維東臺披勅之風擅西掖演綸之譽蔽自朕志兼直禁林當二國玉帛之往來正一詩書詔之填委意原明而有體詞曲折而不煩義激武夫茂興無戡難之畧人知聖主似建武中興之年遂年為貞固應錫介惟爾抱適用之器取可為之時豈徒潤色之工更賴告猷之益使朕小雅之政見稱于古則爾內相之任其永有辭

吉州布衣周南仲上書 書曰臣觀劉蕡策曰有正國致

君之術无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无路而不得達此蕡之言失也亦蕡之不遇時也士苟遇時患无正國致君之術何患不得行患无犯顏敢諫之心何患不得達臣于去年奏陳十事陛下既赦其狂矣又賜召命而免終身文解又取十事而行其一二矣臣之遭遇可謂得行得達也尚敢為劉蕡之言哉使命交馳兩國通好正忠臣義士畫策吐奇之秋臣于此時緘默不言是臣負陛下非陛下負臣所以不避斧鉞採取天下輿論有五不可三急務為陛下獻何謂五不可欲雪前羞不可主和欲務萬全不可失機會欲取中原不可居東南欲取諸軍不可不將也欲得賢才不可廢公論何謂三急務一曰重國柄二曰蓄邊備三曰擇守令此八者執政大臣所經畫何待臣言然恐肉食者鄙未能遠謀特

區區惟陛下斷焉女真以蕞爾小國結我盟好受我封
建是我徽宗有大造于金虜也口血未乾叛心已萌還
思逆天而為城下之師我淵聖皇帝不惜土地以惠生
靈未踰年間又有青城之役破我京師覆我宗社邀我
兩宮立我臣子蜂目狼顧謂天下決非吾宋有也天未
厭宋德而陛下命將出師起大廈于將顛舉神器于已
墜駐蹕維揚濟大業以土則狹以財則匱以兵則寡以
民則困我有虞心懼如少康以滅澆豷乃立劉豫限我
王師又即豫謀長驅深入侵軼我淮甸蹂踐我江浙甞
陵我荆襄窺視我巴蜀俘繫我臣民焚毀我城邑天誘
其衷使虜偽不克逞志于我是乃皇天悔禍之意也陛
下即位十有二年跋履山川踰越險阻練兵選將鱗集
淮漢一舉而虜人遁再舉而劉麟奔非不能擣其墟犁

其庭報我靖康之怨今年遣使明年又遣使卑辭厚幣
甘心屈辱者為我父兄故也徽宗北征不復是用痛心
疾首昭告于皇天后土我祖宗之靈舉六師而並進可
也何事耗蠹財用區區為梓宮之來哉情偽之不知寧
免萬世之笑乎經曰父之讐勿與共戴天父死于仇手
不能報其如上天之靈何其如天下後世之言何且謀
之金虜之為也必不久矣懷王不還楚而嬴秦亡懷愍
不還晉而聰曜亡金寇之亡无日矣使者之來非因我
中國即款我師也臣愿陛下近鑒靖康講和之失遠覽
秦劉謀人之禍我有辭焉決策以順天人之心則基圖
可復宗社可久兩宮安否可問可還欲雪前恥不可主
和此臣所以為陛下謀也臣不明興亡成敗之數而識
興亡成敗之理推之而行我有三可勝金寇有五可敗

何者漢戰而有天下歷世猶四百年唐戰而有天下歷世猶三百年我藝祖不戰而有天下歷世宜遠于漢唐此為一可勝也桀虐則失天下紂虐則失天下秦隋虐則失天下陛下仁聖孝弟之至必不失天下此為二可勝者也昔之季世兵民或叛今也有求為內應者有從之如歸市者有在兩河則念中國之化懷祖宗之德日望王師之來不啻若大旱之望雨此為三可勝也若爾金國反息則敗背盟則敗樂殺則敗擅廢立則敗據中原則敗又契丹承石晉之敗一敗于澶淵再敗于金寇金寇乘南北之勝而未聞敗敗之此其時矣大抵機會之來間不容髮親征之初可進不進一失也凶計來聞可進不進再失也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臣度金寇北有契丹南有陛下仇讐交攻腹背受敵天與不取必有後

患萬一遲之以久使兩淮奸雄競起陛下于東南可安枕而卧乎臣恐社稷實不血食悔之已无及矣欲務萬全不可失機會此臣所以又為陛下謀也昔日親提六師臣知陛下決意于兩河今日復幸浙西又知陛下甘心于東南決意于兩河猶可以曲直較勝負甘心于東南則委靡不振而自取敗矣何則東南之地其土脆其民怯其風俗薄而不厚非帝王必爭之地亦非帝王萬世之策也陛下若遷形勢可為進取之資則荆襄上流皆為我有東南吳會西通巴蜀上盡湖廣之流下收中原之利方城為城漢水為池且攻且守下挫虜師一舉而前兩河可傳檄而定矣欲取中原不可居東南此臣之所以又為陛下謀也兵之有得猶臂之使指將之有帥猶身之使臂故能百將一心三軍同力父詔其子兄

三朝北堂書編 卷一百九十三 五 勳志
詔其弟今之諸軍將視若冰炭相疾如讐假使一軍深入其誰為應一軍陷陣其誰為援劉光世竊琳館之清名張浚負跋扈之大惡岳飛吳玠韓世忠之流裹糧坐甲首鼠兩端所以朕者无主帥故也陛下曩年躬擐甲胄親冒煙塵詔書具在誰不聞知未收尺寸之功退守浙西徒以逃幸之言近慕光武盖光武起于河内征王郎征赤眉征五校征隗囂身自將兵戮力數十戰肯為空言欺天下哉臣不敢遠引異世為證陛下知祖宗故事否乎太宗嘗謂宰相曰朕指使將帥如偏裨列校盖抑其權勢不使過制矣今日諸將尾大不掉陛下已失于初矣尚此不決何耶澶淵之役章聖一舉而契丹請命成憲具在陛下何憚而不為也陛下既不鑒太祖馭將之力又不為章聖親征之行豈中興明主所為哉歎

馭諸軍不可不將此臣所以又為陛下謀也陛下親賢急于堯舜艱難以來无一人卓有見于世者以三弊之未除也人弊于黨與士弊于時學官弊于資格何謂人弊于黨與昔也趙鼎張浚之交攻浚在鼎去鼎之門人亦去鼎入則浚去浚之門人亦去豈鼎之黨今皆可用而浚之黨今皆不賢御史諫官望風希意曾有一人詆詩相言者乎曾有一人劾親舊之罪者乎執政大臣亦有如郭子儀握光弼之手而涕泣者乎亦有如藺相如卑秦而屈廉頗者乎如陛下訓趙鼎以周公期之除秦檜以丙魏姚宋望之盖周公有大勲勞于天下而丙魏以寬察稱姚宋以守文應變稱今鼎守不討罪敢望周公乎檜阿匱取容敢望丙魏姚宋乎陛下遇鼎檜為甚厚則鼎檜負陛下為極深朝多倖位野多遺矣此其弊

一也何謂士弊于時學宣和溺于王氏紹興弊于伊川
王氏既非矣伊川容容皆是乎不經之語具在簡編大
臣唱風學者響應士氣不振職此之由祖宗時用兵於
寇準定策如韓琦奉使如富弼安邊如范仲淹文章如
歐陽修未有伊川而諸臣能然今日伊川之門人弟子
有一人如諸臣者乎賊未罄境往亡皆為王欽若陳堯
叟請幸之計也未聞有用兵如寇準者主憂臣辱不敢
愛其死亦未聞請行如富弼者陛下用尹焞劉勉之厚
風俗可也一舉得李易再舉得張九成三舉四舉而得
汪黃取士以循典故可也若曰得人如寇準如富弼臣
未知其可此其弊二也何謂官弊于資格文臣者視武
弁如奴隸郭子儀果以文臣進也哉取科第者視右階
為庸流李德裕果以科第進哉勢援者盡躋高位英俊

者皆沉下僚有深謀遠慮者指為迂誕驚衆有謹言切
諫者指為誹謗邀名依阿取容者自以為智能忘身竭
節者取譏于時輩廟廊皆養資之人議曹无謬諤之論
倚威藉勢妨功害能而仕進无非科舉之流招来无非
高蹈之士英豪竒特可用取天下者困于罪謫困于草
萊困于戎伍困于宮祠岳廟此其三也无黨與之弊天
下將有舉讐者出无時學之弊天下將有異能者出無
資格之弊天下將有崛起而至將相者出也宰相溺于
好惡諸將欺于公罪御史護于時政賞某人罰某人賞
罰在大臣也不在陛下罷某事行某事罷行在大臣也
不在陛下大臣擅權陛下不斷章疏每上臣度陛下收
視于穆清依奏而已又諸將握重兵子弟與禁衛倒持
太阿授人以柄陛下思之否乎此重國柄臣所以又為

陛下謀也生財無路理財無術而蠹財不窮不識執政大臣獨何為也遂為苟且之計也失兩河失五路失山東失兩淮居民未有耕桑之期四川財賦止供本路之費東南漕運半虧祖宗之額祖宗以天下奉天下猶且未足今日以兩路疲民為天下无窮之奉則民生有路否乎行營田不為趙充國之計則營田虛設也置和糴不為陸贄減水運之策則和糴虛設也兵冗未汰官冗未省兼并未革不急之務未除則理財有一術否乎祖宗天下常費者有三曰郊禮曰黃河曰北虜而養兵不與焉何者西北分屯且耕且守賞賚有節衣糧有準而歲之入亦嘗有餘今日天下既失其半又四川財賦不歸朝廷計朝廷歲月用度千萬皆取于東南刻骨搗髓民不聊生養兵之外更有奉使无益之費不識國家何

辨我臣致身以事君竭力以奉親淵聖未還徽宗在天陛下華落藍縷仗大義以報已遲矣竭力事怨天下後世以陛下為何如主也非為虜情不測萬一講和不過分地割界彼主我臣歲責常貢做我中國兩宮属于虜祖宗寢陵寢属于虜一匹夫猶有父母猶有坟墓猶有不共戴天之讐陛下神明之主忍捨陵寢忍棄兩宮而為講和計矣兩年三遣使則民愈困國愈貧養兵之費愈不及夷狄貪琳无厭又不知何時而已此畜邊備臣所以又為陛下謀也今日州郡兩府為之宰相為之從官為之親舊為之監司奉接不暇尚敢按劾之乎郡守有權勢而不發縣官有親舊而不發監司有觀望而不發上下皆不發欲致太平之治得乎我監司郡守之賢否陛下所易察也縣令之才能不聞于陛下縣令之賍罪

不聞于陛下此今日之極弊也且以臣桑梓親所聞見者為陛下條其一二安福令陳定廉而愛民之吏也前年因民艱食以抗治事緩于奉行當路劾之遂至奪官未聞諸監司薦其廉未聞擢而用之者以无援故也廬陵令王昌賍而害民之吏也交結黨援專事貪殘百姓訴之有司解之蓋秦檜之親黨故也臣恭讀去年明堂赦書內一項有禁止虔告賍吏者故以此請以張本也州廟堂之上有黨護虔告賍吏者故以此請以張本也州縣賢明頑民畏之良民愛之囹圄空虛鞠為茂草訟庭之下日可張羅賍污則吏長其惡民受其毒不訴于有司何以伸不平之氣或大臣有此請是使天下冤枉者无赴愬之路賍污者得容于時而愷悌君子亦鮮有激勸之方也雖然臣之州其可與虔支等驚從衛掠江廣

而臣之州苦于虔賦亦有年矣陳邦光虔人也昔為建康守臣楊邦義吉人也昔為建康通判方虜騎入也邦義請死邦光請降二人所為忠奸已判則虔吉可同日而語州有死士未聞旌別縣訴賍吏輒蒙重禁國之綱紀如此乎臣生是州亦欲古人自期也歐陽修以文章名楊邦義以死節名繼不能效歐陽修之文愿效楊邦義之死以報亦有年矣州有謗臣寔耻之此擇守令臣所以又為陛下謀也雖然五不可三急務乃天下之輿論也非臣臆說也大臣固位而不欲言小臣畏罪而不欲言草萊之士不達國體者亦不能言如臣去坟墓捐妻子三年于此聞天下計者已熟矣若緘默不言誰為陛下言之然則區區之言非為身謀也為陛下社稷計也大抵自古中興創業同藝祖應天順人取天下

于掌握陛下若欲同符藝祖上當天心下順人欲則取
臣所謂斷而行之乃生民之幸社稷之福如降三省者
詳可否大臣必請于陛下曰此何事也此不急也此狂
妄之言可罪也臣死无憾臣之言不用則天下未即中
興亦可為陛下惜臣愚不識忌諱仰干天誅臣无任激
切之至

李綱知潭州朱勝非知湖州 李綱制曰入摠百揆作股
肱耳目之臣出殿大邦號禮樂詩書之帥任是安危之
責熟踰耆舊之賢具官李綱識洞幾微氣全英特修身
自昔非孔孟之言不師許國以來惟伊呂之心是似屢
展經綸之學寔兼文武之資慷慨百為險夷一意方且
辭功名而不有占藪澤以自娛未忘憂國之風忍袖濟
時之手眷長沙之巨屏居南紀之上游地控荆湖勢臨

吳楚惟威聲之先暨奸慝自消矧條教之自享歌謠猶
在淮陽之徒得君重其勿留行方叔之克壯其猷豈能
無壯祗承朕訓 有前聞 朱勝非制曰方時多虞惟
爾一德才幹日樞之運力扶天步之艱入告謀猷有舟
楫濟川之利不動聲氣措宗社履孟之安辭功名而弗
居居山林而均佚粵從得請亦既淹時爰錫命于家庭
俾就臨于方面眷惟苕雪望最江吳魯公之名節尚存
謝傳之風流未泯矧孝思不遠時得覲于松楸而仁政
所加愛不殊于桑梓苟愁歎消于田里潤澤及于京師
趙鼎知泉州 初趙鼎罷宰相而出知紹興府也秦檜送
別于江亭鼎不赴別筵而去檜憾之和議已成已得三
京地檜謂可報鼎矣乃 秘知紹興府秘與鼎素不
協故也遂移鼎知泉州

三月呂頤浩加少傅依前鎮南軍節度使成國公致仕
 秦檜素憾呂頤浩除西京苗守頤浩感疾力請致仕上
 許之乃加少傅依前鎮南軍節度使成國公致仕制有
 之曰輔朕初載遭時多虞憂勤百為始終一節屢即齊
 壇之拜再登鼎鉉之司位與年高功與德稱遠故疆之
 來復惟元帥之是謀方資衛社之忠遽上乞骸之疏察
 其誠悃非出偽朕不敢以官職之事煩卿為進秩一等
 擁節歸榮其近藥物專精神以自輔裨爾壽域尚有後
 渥頤浩遂復歸台州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九十四

炎興下帙九十四

起紹興九年三月四日甲申盡四月

四日甲申王倫交割京師 三月甲申兀朮出京城王倫
 交割京師是日京城官吏百姓送兀朮至北郊兀朮坐
 于壇上勸酒為別交割州軍官物十分留二分外八分
 般過河北送納

馬擴為荆湖南路馬步軍副總管 馬擴為沿海制置副

使時朝廷講和大臣忌言兵事馬知其弗合遂逡巡求

退乞為湖南馬步軍副總管從之會武岡洞首楊三天

叛勢搖荆湖安撫使謝祖信謀于馬馬薦張球祖信奏

球守武岡而擒三天破其巢穴

郭仲荀為京城副留守以張俊兵一千赴東京 制曰諸

侯朝于方岳未及巡狩之勤王畧及于舊都實重居留
之任肆頒寵命庸示眷懷具官郭仲首賦性通明受才
英特兼子方之智勇慕邵毅之詩書夷險屢更忠勤不
替執干戈而衛社援桴鼓以忘身入侍殿嚴載肅纒貅
之衆出入帥閫每寬疆場之憂建大將之節旄加貳公
之位號功高不伐寵至益謙朕永念神州薦更震疊帳
遺民稔禍之久屬殊鄰修好之初故臣流落以馬歸行
旅凋落而未集是用疇咨宿望申暢渙恩往司管籥之
嚴仍總兵符之重惟爾推摩疲瘵勞來散亡慰父老之
謳吟消田里之愁嘆俾知朕指有若親臨則予汝嘉嗣
有褒寵

四月呂頤浩薨 董革為公行狀曰公諱頤浩字元直滄
州樂陵人登紹聖元年進士第累除河北轉運副使宣

和四年朝廷乘契丹之衰弱舉諸路之兵欲圖燕薊命
童貫為宣撫使以蔡攸副之時大將劉延慶統兵僅十
萬自涿州取燕山府契丹之兵大集與王師相拒于良
鄉縣殺傷亦畧相當正未有所處會金人于十二月自
居庸關引兵至燕山府契丹之衆聞風奔潰金人遂有
燕山府及檀順景薊等州童貫蔡攸遣使往燕山府見
金人主阿骨剌重許歲幣求此四州之地使者五六輩
往來商議金人知貫攸急要燕薊以報天子需索益廣
倍于歲賜契丹之數議既定金國兵遂回貫攸引兵五
萬前去撫定燕薊貫攸到燕山旬日即班師相繼唐度
王安中知燕山府為本路安撫使是郭藥師所統兵二
萬號曰常勝軍又契丹制面軍萬餘人號食糧軍費用
錢糧不可勝計朝廷命公為轉運使公條奏燕山一路

三朝北史卷一百九十四
費用如此雖窮天下之力竭天下之財必無以善其後
愿三省密院博議久長之策徽宗震怒沮壞邊事先次
落職降官仍舊為轉運使兼經制燕山府河北京東路
財用公在燕山僅二年備歷艱險每恐不能逃過是時
金人漸生釁端變詐反覆邀求不已徽宗感悟憶公前
日之言遂復官進職徽猷閣直學士宣和六年丁太夫
人憂公扶喪至濟南府營葬未及掩壙有旨起復催促
還任不^第免辭免公再至燕山府又僅一年金人初舉兵
犯闕既與本朝講和班師乃得還建炎五年五月今上
即位于南京六月召公赴行在就道差知楊州是年十
月聖駕幸維揚公前期繕治行宮分處三省察院百司
及衛兵營舍擾不及民而事辦十一月召對公奏言臣
竊以金人裒百戰之兵一年之內兩犯京闕天祐陛下

躬有神器臣竊觀天下之勢以撥亂為急撥亂必先任
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才信號令以
結其心賞功罰罪以激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
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寔財用足人安將和則有必
取之勢無不成之功陛下睿筭遠圖布昭聖武伏愿任
賢使能信賞必罰理財節用積衆訓兵裁抑恩倖無令
侵朝廷之權搜選人材使之任將帥之責大開諫路而
擇其善總覽群策而從所長則何為不成何戰不勝哉
上覽奏劄稱旨又旬日再對進劄云淮南兩路北距海
南阻河土地膏腴形勢雄勝陛下鑿輿順動以慰天人
之心必得其宜矣臣嘗謂強不可以使之弱弱不可以
致之強昔漢高祖與項氏相持百戰百敗狀垓之役一
戰遂成帝業越王兵敗棲于會稽卑辭厚禮養兵蓄銳

有侍而發一戰遂收霸公狀則陛下駐蹕淮甸豈非天
意所以資陛下興王業乎伏愿聚精會神苦心嘗胆期
于除禍亂致太平寔太平無疆之休也改吏部尚書公
被旨令密具邊防事宜公具奏云伏惟陛下即位以來
仁民愛物之心孚于四海憂勤恭儉之德格于皇天是
宜邊境安寧萬邦蒙福然而乘兵政敗壞之後敵人以
百戰之師投隙而南所向無前適丁斯時寔勞指畫傳
曰天下多事聖哲馳驚之時仰蒙大詢備禦之策臣儒
學進身狀嘗任西北緣邊去處夷狄情偽與夫戰勝之
畧粗聞一二大馬之齒今已六十筋力不能勝甲胄衰
邁不能從軍旅顧有愚見不敢緘默輒陳今日備禦十
策一曰收民心二曰定廟筭三曰料彼己四曰選將帥
五曰明斥堠六曰訓強弩七曰分器甲八曰備水戰九

曰控浮橋十曰審形勢條分而詳布之深切當時之務
明年二月金人以輕騎逼揚州車駕倉卒南渡公與禮
部侍郎張浚聯馬奔及行在僅得渡江扈從至秀州除
簽書樞密院事浙江制置使公復召募兵四五百人就
鎮江之北枕江下寨與金人相持僅一月金人北去苗
傳劉正彥狂謀不軌公倡議約諸大將劉光世破之朝
于行在即除尚書右僕射扈從鑿輿移蹕建康府尋遷
左僕射公與張浚密謀誅范瓊一軍帖然無事是時天
下盜賊群起公謂金人方去李成靳賽等分據淮甸京
城隔絕山東河北諸處命令不通其地盜賊不可勝計
公以謂前此賞罰失當將士解體若非信賞必罰無以
大收將士之心乃奏乞置三省樞密院賞功司應自軍
興以來諸路立功將校借補等人並許繳元立功干照

三朝北... 卷一百九十四 四
自陳朝廷者詳隨宜推補借官資于是四方將士莫不
悅服為用自是士氣稍振公措畫招集諸路潰軍盜賊
將肅清矣十月金人渡江王師亦能捍禦繼渡浙江逼
行在公憂憤不知所為乃力獻杭海避狄之計聖上浩
狀開納時廷臣所論皆不合惟聖意確狀不移車駕自
明州登海州精銳之兵萬餘人扈駕行在台州港迤邐
趨温州駐蹕月餘是時金人已回鎮江韓世忠扼江路
金人不得濟公力請車駕回幸浙西宜必親征之請以
為先聲亟以銳兵策應世忠夾擊之此一奇也時車駕
已駐蹕于越州會中丞趙鼎上章詆公已遂罷相後召
赴行在拜左僕射公每奏陳金人侵犯不已今又大窺
川陝皆燕人及中原叛逆協謀所致言古者兵交使在
其間為我之計更宜遣使講和以紓國難前此所遣字

下有缺脫

文虛中王倫等數輩雖拘留不還勢當再遣人以驕其
志蒙上開納遣潘致堯高公繪使金國後潘致堯等得
歸蓋自茲使命相繼入國和好遂成卒迎太母鑿輿暨
徽宗梓宮之還河南之地敢為今日之急務伏愿陛下
發中興之誠心行中興之實事今當先定駐蹕之地要
使號令易通于川陝將兵順流而可下漕運不致于艱
險狀後速發大軍一軍往江西湖北以平群寇一軍往
池州至建康府處置已就招安尚懷反側之人于明年
二三月間使民得務耕桑則大江以南在我之根本立
矣狀後乘今年大暑之際遣精銳之兵遣劉光世度淮
犄角而北去由淮陽軍沂州入密州以搖青鄆張浚躬
親統兵由河中府入絳州以撼河東乘路餘民心懷我
宋未泯之心知王師有收中原之意則中興之業可覲

也若不速為之遂延過春夏則金人他日再來不惟大江之南我之根本不可立而日後之患不可勝言矣臣嘗謂自古有為之君將以取天下者弗躬弗親則不能戡禍亂定海內伏望聖慈考漢高祖以馬上治之之法唐太宗櫛風沐雨之事速圖之不可緩也臣竊觀三四年來金人纔退士大夫及言事官及獻言之人輒有急心便以為遂太平廓然無事矣凡朝廷謀事更唱迭和甲乙可否致機會可乘之便往也沮抑不得行臣以謂異日誤天下國家者必斯人之徒也今天下之勢可謂危矣既失中原止存江浙閩廣數路而已其間亦多曾經殘破浙西郡縣往已遭焚劫浙東一路在今形勢漕運皆非所便若必移蹕于上流州軍保全此數路及漸近川陝使國家命令易通于四方則民安耕業號

令不至阻絕俄頃之間已至秋冬金人復來則雖欲追悔無及矣公奏臣仕官以來在西北極邊二十餘年備見虜人之俗于逐年四月初驅私馬水草牧放號曰入澱美水草之地入澱之後禁人乘騎八月末方令出澱飼以麥豆以備戰鬪又夏月弓力不強射不能及遠故虜人未嘗于夏月用兵朕自漢至唐士大夫未有深知此理者惟杜牧之言曰漢伐匈奴嘗以秋冬當虜人勁弓折膠潼馬免乳之際與之較勝負故敗多勝少今若以仲夏月發兵出其意外一舉無類矣臣竊觀陛下摠攬歲久英武日躋則舉兵北向以圖中原此其時也賈誼曰日中必慧操刀必割捨此機會而不乘後欲追悔何可及耶今有兵十六七萬費用不貲朝廷竭力經營錢糧常苦不辦曠日持久必取于民民怨衆離乃自困之道

此亦缺脫

禍亂之所起可不畏哉今日戰兵其精銳者皆中原之人數年之後消磨必日寢少異時雖欲舉事勢必不能可為深惜者矣臣年踰六十累年疾病每恐溘先朝露此志遂不可伸輒敢冒昧陳述乞賜聰察又奏曰近探報金人與劉豫舉大兵以窺川陝若于來年三月舉兵北向必可牽制川之意萬一川陝叅差而王師既逐劉豫川陝間聞之必震恐因遣韓世忠就近由西京入關此其一奇也上開納此策嘉歎不已以公都督諸路諸軍事總師北內公師次鎮江章疏遂罷相是歲冬虜再犯淮甸緣事關利害因以邊防具奏上親筆褒諭奏陳利害公即條具所見析為十論上之上嘉其義而行之薨謚忠穆林泉野記曰頤浩字元直濟州人登元祐九年第宣和末進徽猷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在燕

山郭藥執以犯闕靖康初居維揚建炎初嘉猷閣待制淮東路安撫使知揚州權戶部侍郎次年張遇犯真州節制諸將往討之至楊子橋遇降遷戶部尚書上南渡頤浩同簽書樞密院江淮兩浙經制使軍于江寧府會苗傅劉正彥擅廢立頤浩聞之慟哭約劉光世張俊韓世忠馬彥博等合兵五萬勤王敗正彥于臨平傅與正彥遁去上復辟拜尚書右僕射御營使命將追討傅正彥皆伏誅頤浩為相不務體貌惟持賞罰先公道治賍吏恤疲民親作書幣以招群盜撥諸軍入衛軍容稍振是秋轉僕射依前御營使聞粘罕入寇乃請隆祐太后往洪州上幸明越以避其鋒虜既逼又勸幸海道班直衛士謀殺頤浩賴統制官辛永宗攻殺其黨遂從駕航海至章安鎮次年由溫臺聞虜衆退上還越以御史中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百九十四 勅志館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百九十四 七
丞趙鼎章罷為觀文殿學士提舉崇福宮俄除建康路
安撫大使兼知池州張道王渙顏孝恭巨師古王瓌楊
惟忠等六軍皆受節制與李成馬進戰于江州為進所
敗紹興元年范宗尹罷乃召還而秦檜先已除右僕射
又富直柔韓璜辛道宗永宗皆懷忌常共詆訾上悟其
譖拜頤浩少保尚書右僕射辭免少保改特進逐直柔
韓璜道宗請移蹕臨安命李光王瓌往太平州執韓世
光戮之未幾出都督江淮荆湖諸軍事總管巨師古崔
增趙延壽等兵以往至潤州舟徒前軍反劉光世遣師
討滅頤浩回薦朱勝非孟庾綦崇禮黃叔敖姚舜明皆
得進秦檜黨與欲傾頤浩上覺罷秦檜三年辛柄常同
言頤浩不恭不忠十罪以觀文殿大學士罷提舉洞霄
宮居臺州五年冬起知潭州兼湖南安撫大制置使七

年進少保知臨安兼浙西安撫制置大使時行在平江
張浚請移幸建康頤浩乃請赴行在謀止建康之行浚
沮格不得見從至建康乃獲對駁上撫諭詣臨安八年
春上欲反臨安加少傅鎮安定江軍節制使知建康府
兼江東安撫制置大使行宮留守力辭罷為醴泉使及
虜還河南召頤浩赴闕秦檜以宿憾除為西京留守置
之危地頤浩感疾力丐閑復歸臺州薨年六十九贈太保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九十五
炎興下帙九十五

起紹興九年五月盡六月二十一日己巳
五月張俊韓世忠來朝

復南京歸德府為應天府許州為應昌府陳州為淮寧府
潁州為順昌府壽州為壽春府曹州為興仁府渭州為
涼府慶州為陽府延州為延安府 州府之名自陷偽
之後經金人及劉豫更改者今復其舊

孟庾為西京留守兼河南府路宣撫使路允迪為南京留守
兼應天府路宣撫使

李世輔入延安府遂執夏國宰相王樞歸朝廷 初李世
輔奔夏國乃說夏國發兵可以取陝西五路夏國主信
之發兵五萬別差都統與世輔共總兵政以宰相王樞

